



## 莊達民 台大醫院眼科

下午四點走到台大醫院，對它印象相當特殊，一片各型各色的私人轎車排在外邊，到底台大醫院的醫生是有名的，而且才能高，會賺錢，也許是爲了充排場，或爲了便利交通，擁有轎車的醫生之比率不是其他醫院所能相比的，我沒有別的用意，只是覺得不同的車構成圖案，美麗壯觀，且有一點入迷魂陣的感覺。間隔著幾位白衣的醫學生抱著書穿梭來往，帶著絲毫傲氣（事實上他們有傲的本錢與權利）。

眼科門診的蔡媛華學長帶我到病房找到莊學長，沿途，由各科的醫生們傳出激烈的辯論戰中，想像得到在高度研究風氣中，沒有學術根基的人，只有被淘汰的路子，這是一個 Teaching & Training 的醫院，學生要問，病人要嘔嘖，大醫生要「電」，沒有和參考書一樣多的知識，誰都會受輕視的。

斯斯文文的莊學長，有著濃厚的書香味，充分顯出他的墨水不少，與他談話之前已感覺到即將在此得到殷殷的教誨與感人的經歷。我由學長現在的情況談起。

筆者：請問莊醫生當初爲何想進入台大醫院，是如何進來的？

莊學長：我們自己的學校沒有附設醫院，在學所受的訓練不太夠，這間醫院又是最好的教學醫院，因此在這裡多受幾年的 Post-graduated training，在人家已有的設備及資料中學習以前無法獲得的東西，充實自己。在 CMC 是基礎的探掘，在 NTU 則是受訓練的。我也很希望以後的校友畢業後儘可能找大的醫院學習

，不要一畢業就開業，那會變成半個郎中。

至於進來台大的方法只有一條路——考試，考過的才能進來，絕沒有其他後路。考試的科目是內科、外科、婦產科及病理（包括 Micro 及 Gross findings），及格的再參加 interview，每年都是這樣，憑著真工夫，所以幾乎沒有蓋茅充數的。

想到台大，就會連想到「程度」上的差異，不禁想知道這種差異有多大，自此我問了下面的問題：請問莊醫生，我們學校的程度差台大的學生多少呢？

莊學長：你怎麼可以自卑呢？一點都不會啊！只要用功的人，再幾年的訓練，與台大的畢業生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我們很多校友都有很好的成就，那些都是不「散」的人，不混日子，不混成績，也不太在分數上競爭，充實自己的實力最要緊了，我在這裡，病人及醫科五、六的學生都以爲我是台大畢業的，我毫不遲疑地回答：『我是 CMC 來的』很多人相當驚異，但是任何人都不會排斥我或覺得我與他們不同體系，一切都是以實力爲前題，我們的校友四位在眼科，都相當有表現，絕對不落人之後。在校同學應該要有充分信心，既然學校的設備與師資不如人，更應該在自我本錢上立工夫，一句話：拼命讀書。我不知道該回答什麼，想想自己抱怨學校設備不好，環境不好，師資不好，董事不好的日子太多了。反省自己看了多少書的日子太少了。難怪無言以對。

接著又跟莊學長討教了許多，由

學業到生活，由生活到「錢途」，無所不談，起初看莊學長一表嚴肅有點心寒，處久了，莊學長的親切與誠懇，顯出一個正走向光明坦途的長輩對不肖後輩的關懷與指引，應該永遠的記取這段時間，以後還會有多少這種場合呢？



## 何信基 台北仁愛醫院內科

踏入仁愛醫院就給我一種年青的感覺，新的建築物，新的設備，有活力的年青醫生，處在這間正在大力發展中的醫院，無形中我也感染了一點奔跑的慾望。

內科門診的患者很多，逕自走入何醫師的診室，表明身份後，立刻就是親切溫暖的神情由何醫師臉上露出，好像久年不見的朋友（其實剛剛才認識）。這種愛校的自然流露只有懂得「感謝」的人才作得到吧！

筆者：請問何醫師在這裏的工作情形如何？

何：情緒非常好，很愉快，只是收入太少。

兩句話引得兩人會心微笑，心想假如醫學院畢業想要賺大錢的人，實在大大不應該。

筆者：我們的校友在這裏會不會因爲出身的環境而受人排斥或顯得能力不足？

何：那裏會呢？醫學界一視同仁只要能力高的就能力足。事實上讀書都是靠個人表現的，如果盼望私立學校給學生怎樣的造就，那就緣木求魚了。

這些話對天天埋怨學校設備或師資不好的同學，該有點指標了。

筆者：何醫師覺得我們的同學在那些基礎科目上較差而臨床上又常常要用到的？

何：病理學和 X-Ray，病理學不論 Gross 或 Micro 之觀察均應加強，這是在醫院裏和同事討論個案的本錢。現在利用 X-Ray 診斷的機會很多，千萬不要以爲這門科枯燥隨便應付，將來會吃虧的。提起病理學就想到班上年在醫三時有三分之一的同學補考的慘狀。一年下來連一個 Gross 的標本都沒看過的無知狀，還大言不慚地對台大侯教授說：開業醫生何必要 Micro。真是報

應。

筆者：學校當局是不是經常與校友保持連繫？

何：我是第四屆畢業，從七年級開始就與學校脫離關係了，醫七時申請一張成績單和見皇帝一樣難，辦其他事情亦是如此。連最近學校人事更動，還是由報紙上得到的消息，大概學校覺得我們出了校門，就是外人，泥菩薩渡河自身難保，那管得著我們。

筆者：校友之間和與在校生之間的連繫呢？

何：除了我們同屆的彼此有時還能聯絡，其他的因爲連個通訊錄都沒有，不知那裏去找人。學校同學在辦理刊物時每期都來募捐，事後連本「醫藥學苑」都不見蹤跡，給校友的印象不太好，所以常有人當刊物編輯來募款時都避不見面或表示不親切，這種情形當編輯的要檢討檢討。

何學長滿懷感慨地舒了一大口氣，好久因爲愛護學校而起的不平一連串放出，令氣氛嚴肅下來也使旁邊病人目瞪口呆，以爲我們在吵架。在此盼望學校諸公，編輯諸賢切記切記。

爲了使氣氛好過一點，筆者提起感情的問題。

筆者：在學期間該不該交女朋友？

何：這都無所謂，我相信感情與學業可以相輔相成，找個好的女孩子能夠幫助自己上進，假如經濟沒有問題的話，在學結婚，當個學生爸爸何嘗不是一件快樂的事？還有，千萬不要只把眼光放在醫學圈裏面，儘可能打寬自己的生活範圍，文學、音樂、藝術等多多去接觸總是好的。

仁愛醫院，我們學校有 8 位分別在內、外、婦產與泌尿科，那裏的內視鏡檢查設備非常出色，如果想 apply

的同學多多跟何學長聯絡，他將有意幫忙。（通訊處：仁愛醫院內科）再步出醫院大門，已過了四分鐘，跨過仁愛路林蔭大道，在對面福樂冰淇淋中心寫下這份訪問記。時感覺又長大一歲，與學長們聊得太急了，數年的經驗雖說不多，但充滿智慧與警語。看着外面飛馳的車，提醒自己應該在生命歷程中再速奔跑了。

